



弘扬蒙古马精神 身边的榜样

李旭东『三位一体』综合改革搭建农村发展共同体

■记者原国林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在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引领作用，做最贴心的“三农”服务队伍；如何集中集聚集约“三农”发展要素，培育壮大产业。经棚镇党委书记李旭东践行为民服务初心，通过凝聚党建力量共同体，创办群众合作发展共同体，形成了群众利益共享共同体。“三位一体”综合改革使经棚镇的小康路、振兴路越走越宽。

这几天，合意田园综合体种植的桑椹熟了。下地组的脱贫户高瑞军冬天给葡萄场看机器，夏天来这里干些杂活，一年就有3万多块钱的收入。

一手连着百姓，一手连着市场。李旭东2016年履职经棚镇党委书记，五年来，他制定2轴5园4核3基地1环线乡村振兴发展蓝图，融合市、旗、镇、村42家党组织，汇集全镇产业资源，着力打造全领域引领、全方位拓展、全覆盖推进的党建引领“三位一体”综合改革。

党委领办的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把生产、供销和信用合作等社会化服务集中释放到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再惠及到千家万户。

随时调动300多台套农用机械开展耕作，这是生产合作给农民带来的福祉。

张秀国是庆国村的种植大户，突发的降温和大风让他的500多亩小麦岌岌可危。联合会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6部机器同时进驻，两天的时间就顺利帮张秀国将10万斤粮食全部归仓。张秀国说：“要是从春起种地一直到秋收，大约一亩地节省50—60元钱吧，500亩就节省三万多块钱。”

生产合作转变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开展机械代耕代收、土地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有效解决了土地资源碎片化问题，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700平米的多功能爱心超市、5000平米的生鲜农产品周转冷库、2支由先锋党员任队长的线上线下销售团队拓展了“三农”服务的大舞台。这是供销合作给农民带来的服务红利。

“一头猪就多卖1000至1500块钱，我三头猪就卖了13000到14000，一头猪就多卖1000多，这样我养猪也放心了，能销售能出售了”经棚镇永胜村生猪养殖户刘相雷说。他黑猪到了销售期，苦于猪贩子压价过低一直没有卖出去，通过联合会的统一调度销售，刘相雷的难题迎刃而解。

生产生活资料订单送货到家，收购、加工、销售实现农超对接。供销合作凸显了集中销售优势和团购价格优势，破解了农民卖贵难问题，为群众节约了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支出。

家住庆国村的村民王永春家里养了40多头牛，其中有26头基础母牛，今年给牛配种急需用钱，便通过资金互助部借了3万元贷款，买了一头西门达尔种牛，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资金流是“三农”服务的瓶颈、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在弥补农村金融短板的过程中，资金互助部作为农民财力的调配中心又是“三位一体”综合改革的核算中心。目前，703户农民入股信用合作，吸纳股金190万余元，发放内部社员互助金170万元。

“通过这一改革实现了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民群众走上组织化的合作化发展道路，最终我们将实现包括全体贫困户在内的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李旭东表示，一定把共同富裕的路子走稳走远。

张文君 战贫路上的巾帼担当

■王岩

“大娘，我知道您对老房子有感情，但是现在它已经是危房了，必须进行改造，不然太危险了，哪天倒了砸到人怎么办？现在国家政策危房改造补贴高，自筹部分少，你有困难，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这是在贫困户谷福明家中，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文君耐心的讲解着政策，劝说大娘。

谷福明是芝瑞镇广兴源村广兴源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老两口都是残疾，但是思想比较固执，张文君和同组的工作人员多次入户劝说，多次与老人的儿子沟通，帮助老人解决后顾之忧，最终在2018年底终于做通了老人的工作，重建了房屋，实现了全村危房改造清零。

张文君是芝瑞镇社保所的工作人员，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乡镇干部力量下沉，便被旗下派到广兴源村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文君到广兴源村开展驻村工作后，广兴源村一直采取的是分工协作、责任到人工作方式，张文君负责广兴源组的扶贫工作，截止目前，广兴源组还有3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入户宣传、政策讲解、收入测算、系统录入等工作任务依然繁重，但是她从无怨言、兢兢业业、井井有条、各个击破、及时高效的完成所有工作。

张文君有个记事本，上边密密麻麻记录的都是工作计划、完成情况、贫困户的具体情况，有什么困难，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是因病致贫的，经常吃的什么药，哪些药难购买等等，时时刻刻想着贫困户，时时处处牵挂着扶贫工作。贫困户白淑云的丈夫去世了，一个人的日子过日子总有个为难着急的，张文君每每到她家都帮助她做很多事情，收拾院子，储备点菜，烙几张饼等等。张文君去经棚镇办事都会问白淑云需要捎带什么，有什么事儿能代办，几年来她们亲如姐妹。白淑云说：“我今年多养两只小鸡，专门留着给文君，这几年她没少帮我，像亲姐妹一样……”

为进一步了解村民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听取群众对广兴源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张文君有针对性地走访村养殖户、种养能手、老党员、困难户等，了解群众所期、所盼、所想，找准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明晰驻村工作思路。同时每季度定期对全村的党员、群众代表、养殖户等进行知识培训。

张文君对驻村工作，讲原则、用真心、露真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想事周到全面、做事干练果断，求真务实的作风、坚如磐石的决心、奋发向上的步伐为脱贫攻坚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是上世纪的1969年，我还在书声公社石门沟大队学校上小学。这年的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发生了举国上下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表示隆重庆祝之意，五月一日，全大队在当时的队部所在地——上营子生产队举办庆祝大会。庆祝大会除了大队和各生产队代表讲话和发言、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由各生产队和学校表演打花棍儿。打花棍儿是石门沟大队特有的农村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始于何时？何人传承？不得而知。每年一进腊月门，各生产队惯于此行的老会首们便不请自到，主动组织起青壮年男女操练起来。正月初一以后，穿戴一新的打花棍儿队伍行进在响震天的锣鼓声中，在村子的宽阔场地舞动着色彩斑斓的花棍儿，健步扭腰，尽情欢乐。花棍儿上铜钱相撞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音，与锣鼓声相呼应，冲击耳膜，震动心窝，这些青壮年男女们仿佛要把一年的欢乐在这几天里全部倾泄出来。而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的表演是个例外，其意义在于庆“九大”献厚礼，因为庄稼人所能表达的实际行动，除了拼命劳作之外，也就只有这种形式了。

我们学校表演打花棍儿上优势突出：全校一百多名学生全部参加，有充裕的时间练习，总指挥是时常用教鞭规范学生的老师，还请来了全大队闻名的河南营子生产队的两名老把式当教练。可谓队伍庞大，纪律严明，训练有素。

花棍儿是学生们星期天回家找杨木杆按照学校规定的统一标准做成的。长约一米，中间横竖相间排列四个长方形小孔，每个小孔中用铁钉固定三个铜钱（那时铜钱特别好找）；花棍儿的棍身用五色颜料呈螺旋形染成，棍的两头拴着线麻或布条做成的五彩缨穗。听教练们说，这个花棍儿还是很有讲究的：棍中的四个孔和孔中铜钱象征着一年四季和十

想起当年打花棍儿

■王学斌



二个月，棍上的五彩道和两头的彩缨，预示着生活的多姿多彩、红火美好、连绵不断。真没想到，一个打花棍儿的民俗活动，竟然还有这么深刻的寓意，让年少的我感到既好玩又神秘。

打花棍儿分行进中单人、双人表演和群体表演。行进的基本步伐是秧歌步，表演者要边扭着秧歌步边舞动花棍儿击打身体不同部位。单人表演有十多种变化样式，包括右手竖握棍、双手交叉拍棍儿、棍下头打左后脚、棍上头打左后脚、打双肩、左手叉腰右腋夹棍、打后双脚踏前后脚、横棍过顶；双人表演分为同队列前后磕棍、双队列左右磕棍。群体表演有挂葫芦、别杈子、串寿麦、卷白菜心等。

经过十多天的精心排练，各生产队和学校的棍队队伍齐聚上营子村。人们象过年一样，穿戴一新，陪着孩子、老人前来看观花棍表演，把个坐落在狭窄山沟的小村挤得满满当当。每个花棍队在总指挥的带领下，都不甘落后，倾尽全力表演，因为这既是宣泄个人欢乐又是为本生产队争得荣誉的好机会。击打锣鼓的简主要把锣鼓敲破，竭力让自己的锣鼓声盖过其他表演队，打花棍的扭动着最大步幅，把花棍舞得呼呼生风。最精彩的还是我们一百多人的学生表演队，人数最多，个头整齐，动作一致。五颜六色的花棍和拴在两头的彩缨，在震天的锣鼓点指挥下，上下翻飞，左右环绕，所到之处顿时涌起一条彩色的河流。观看的大人们一脸惊喜地把表演队中的儿女指点给邻居瞧瞧，我的母亲和姐姐当然也在其中。在亲人们的面前表演，我和同学们更加卖力，直舞得小脸通红，

汗流满面，欢乐的情绪保持了数月之久，深深地印进了我的少年心灵。

四十多年后，我从单位退居二线，闲遐之余，又想起了当年打花棍儿。便邀约几个少年时的同乡伙伴，从网上购买了音箱、花棍儿，组织起了一支二十多人的花棍表演队，想从中找回当年的感觉。网购过程中，令我大吃一惊，原来石门沟地区的打花棍民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民俗舞蹈艺术，流行于全国各地。河南地区叫霸王鞭，传说是西楚霸王项羽的一个张姓部将，为庆祝项羽灭秦战争胜利所创作。世代相传至今，成为一种容娱乐、健身、艺术于一体的民间舞蹈。具有道具简单，表演方便，不受场地限制的特点。表演起来声音悦耳，姿态优美。一举一动刚柔和谐，一招一式威武雄健，一节一拍扣人心弦，把传说中楚霸王将士庆祝胜利的欢腾场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尤其是把武术动作融入舞蹈后，表演更显得荡气回肠，气势非凡，历代目睹者无不叹为观止。所以霸王鞭被视为汉族民间舞蹈的瑰宝。南方大部地区把花棍儿称作连厢、连响、连箫或金钱棍、钱杆。表演者持竹杆或细木棍，表演时，上下左右舞动，并敲击身体四肢、肩、背各部，发出清脆悦耳响声，故又称连厢。有琵琶笙笛及锣鼓等乐器伴奏，表演者边舞边唱，其歌曲多为各地汉族民间小调，作为一种汉族民俗文化，通常在节日或庙会时表演。清李调元《弄谱百咏》：“闻道江金紫盛日，六街风静听连厢”。清顾禄《桐桥倚棹录·舟楫》：耍耍之技，来自江北，以软硬功夫、十锦戏

法、象声、间壁戏、小曲、连相、灯下跳狮、烟火等艺擅长。“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江苏仪徵岁时记》：“元宵前后，龙灯之外，俗尚花鼓灯……厥后曰连相，曰花鼓。”纵观全国各地的此项民俗活动，石门沟地区的花棍与霸王鞭相似度更高些，其中武术威猛元素更为突出，且舍弃了南方民间小调，只舞不唱，手脚功夫更足，感觉很符合长期居住在北方地区各民族的性格特点和尚武精神。现在虽已无法探究花棍儿这一民俗的具体传播脉络，但从大的地域范围分析，整个赤峰地区的汉族大多来自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历史进程中，人们在带来不同的谋生手段和生活习惯的同时，自然也带来了各自故乡特有的民俗，而花棍民俗肯定也在其中并经久不衰。

我的花棍表演队只断断续续地坚持了几个月，最后因为我这个组织者不能始终参加训练而偃旗息鼓。三十多根花棍也全部献给了我居住的哈达社区，但经棚镇区也先后有二三十人学会了花棍儿表演。在寂寞无聊之时特别是今年春季新冠疫情把人们宅居在家的日子里，我有时于晚上，在楼前的小广场上把花棍儿单人表演的几种花样打上一通，出一身热汗，解心中郁闷。边打花棍边暗自思忖，像浩瀚大海一样的中华民族文化，石门沟地区打花棍民俗如同小溪涓涓细流汇入其中，虽经世代交替、人间变幻，仍然滋润着偏僻山村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生命力之顽强，令人叹为观止。在人们美好生活愿景不断得以实现的当今时代，我是多么热切地期盼它重新绽放出美丽、威武的光彩，从而成为整个克什克腾草原的优秀民俗，并永远流传下去啊！

（写于2020年4月1日）



“大根儿”进澡堂啦

■通讯员 杨梦琪

6月3日晚9点30分，经棚镇光明村脱贫攻坚工作群传来一组照片，群里顿时沸腾了。因为光明村的“大根儿”进澡堂了。

“大根儿”原名孙凤山，是经棚镇光明村闫成隆组建档立卡贫困户，年龄66岁，患有长期慢性病。“大根儿”性格内向固执，不愿与人交流。走到光明村提到“大根儿”人人都摇摇头捏把汗，因为这个“大根儿”生活散漫，自理能力差，他的房子几乎变成了“垃圾点”。虽然村干部经常照顾，为其送衣、送粮、送生活用品，还定期为其打扫卫生，但这个固执的“大根儿”依然坚持自我，几天下来生活就又恢复“原貌”，由此“大根儿”成为村里的“老大难”。

孙凤山的问题引起了镇包村领导李翔飞的高度重视，她第一时间入户调查，详细了解了“大根儿”的基本情况，并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上李翔飞坚持精准施策、对症下药的原则，明确了孙凤山的帮扶举措和落实时限，由工作队和村干部做通孙凤山的工作，为他租住房，劝他搬进去，

改善他的居住环境，镇里再视他的身体情况为他争取入住敬老院的资格，一起行动起来，尽快将孙凤山妥善安置。在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大根儿”很快有了新家，村里人人都说“如今傻大根儿也是有两套房子的人了！”

“大根儿”的问题也是经棚镇领导放心不下的重点问题，6月3日，镇长刘双全，包村领导李翔飞又来到了“大根儿”家，对孙凤山的生活需求以及享受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并反复叮嘱村干部：抓紧带孙凤山去体检，如果没有问题积极联系敬老院，争取一星期内解决孙凤山的问题。

这下村里又热闹起来，因为“大根儿”要去洗澡了！体检通过，“大根儿”即将入住敬老院。下班后村干部张占祥、旗驻村工作队队员籍籍孙凤山搞好个人卫生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虽然一身疲惫，但是无怨无悔。看见照片里大根脸上憨憨的笑容，光明村脱贫攻坚工作群里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是甜甜的。

我家住在必如河边

■马守喜

我的老家经棚有一条河，人们习惯叫他碧柳河，也叫必如河，它从镇中心穿过，把经棚分为河西、河东，清澈的河水缓缓向南山湾流去，和西河套的流水汇合，然后汇入西拉沐沦河。

在五十年代，碧柳河水相当平阔，河西居民区，我家住的二街就在河边，河东则是大片的蔬菜园田，从河东一队到五队，到处是绿油油的，非常壮观。河滩地的东岸也是蔬菜田地，这条河的水是清澈见底的，小鱼成群，花草相间。五十年代我们在经棚一小上学时，大部分体育课是在这条河中玩耍，在河中游泳、抓鱼、打水仗。冬天，在河上滑冰车、滑冰，真是天然的滑冰场。

每年放暑假时，我们小伙伴们结伴去河东带着麻绳、镰刀，一路欢歌笑语，到农田边去割青草，回来卖给大车店的年老板子。割完青草回来，我们的小伙伴们又相约到河里去洗澡，有时一头扎进水里，憋着气游

十多米，这叫扎猛子，一些女同学则在河的下游捉小鱼。整个夏季，我们几乎每天中午或下午都要到碧柳河中玩耍，河边上许多家庭妇女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往草滩上一放。很快就晒干了，只见那洗衣服的妇女们，边洗边唠着家常话，东家常，西家常，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过去，经棚河西有很多放马、放牛、放羊的人，大多是到东山根的小桦树坡上去放，每次都要经过碧柳河，牛马羊在这喝足了水，才慢慢地朝山上走去，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景色。

五六十年来，河东的农民每天要挑着新鲜蔬菜到河西到河西河套边的早市上卖菜，早市上热闹非凡，新鲜蔬菜，无公害，无化肥，可谓纯天然。早市上卖油条、烧饼及大麻花的人也参与其中，那是家乡最美的风景线。

碧柳河的西岸，有成排的大杨树，当年有个马市也叫马桥，专门进

行马的交易，每天都有几十匹马在这里交易，有些人专门跑马桥，现在叫经纪人，把每匹马观看之后不说话，只在袖口里用手指相互交流价钱，几个人在袖口中交流了价钱之后，再说出价钱，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成功率非常高。

碧柳河平时水缓平展，但下大雨时也有发大水的时候，上游的树木、门板、柴不随水而下，河水来势凶猛，几乎要淹了几个村子。每到发大水时，大人孩子都赶到河边去观看，真是波涛汹涌，气势恢弘，声音震耳欲聋，河水消退之后，不少人到河里去捞木材、柴禾。

五十年代碧柳河上没有桥，人们大多淌水过河，后来用四棵大杨树搭在河面的窄处，人们就踩着杨树过河，胆小的是爬过去的，到了六十年代开始修桥，桥修好时在上新建了一个浮桥，晃悠悠的让你胆战心惊，最早修的是木柱桥，后来被大水冲毁，开始修石拱桥至今仍

沿用，在下游也修了一座大桥，为双柱孔桥，雄伟壮观，极大地改善了东西往来的交通，而当年的独木桥、木板桥、铁链浮桥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消逝的无影无踪。

近几年回老家经棚，看着碧柳河畔堤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只是再也见不到，当年清澈见底，小鱼成群，花草相间的流水，听不到哗哗的流水声，冬天也见不到宽阔平坦的天然冰场，见不到孩子们滑冰车的热闹景象，见不到河东大片菜地，河西的老房子，也随着碧柳河消失，大部分消失了，这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吧。

但愿家乡在建设生态文明中，还碧柳河的本面目，让碧柳河欢快的跳起来，唱起来……

